

许冬林
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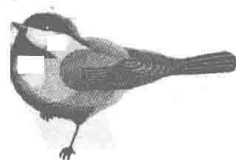
忽有
斯人可想

一凝眉，你在眼前；
一低眉，你在心底。
便已懂得，便已知足。

非外借

忽有
斯人可想

许冬林
著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忽有斯人可想 / 许冬林著. —北京: 金城出版社, 2017.6

ISBN 978-7-5155-1478-9

I. ①忽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33445 号

本作品一切权利归 **金城出版社** 所有, 未经合法授权,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。

忽有斯人可想

作 者	许冬林
责任编辑	丁洪涛
开 本	700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
印 张	16
字 数	130 千字
版 次	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刷	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
书 号	ISBN 978-7-5155-1478-9
定 价	36.00 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
邮编: 100102
发 行 部 (010)84254364
编 辑 部 (010)64210080
总 编 室 (010)64228516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64970501



喜欢早晨。

晨起时，一个人走在楼下，晓风轻拂，裙袂之间似乎都生起了仙气。有时树边小立，透过静寂树荫，看天，看那种纯净的月白色，慢慢被橘红的朝阳晕染。看了，会踌躇满志，会觉得时光里有可期待的热烈与绚丽。

一天，就这样开始了。

我喜欢开始，喜欢出发。所以，喜欢清晨，喜欢做一个在晨光里赶路的人。

清晨的露珠，仿佛从圣母玛利亚的怀里挣脱，调皮地悬坠于叶尖，又不堕凡尘。合欢，香樟，玉兰，还有梅树与桂树，所有的树木都那么母性，捧着满怀的露珠，在晨气里默然。

还记得童年时，被父母亲催着早起，背着书包去上学。在乡村的逶迤小路上，我的头发上会落满露珠，脚丫也被露水濡湿。邻家的篱笆上，朝颜花的藤蔓深情缠绕，上面探出一朵朵半开的紫红花儿，我伸手一掐，露水泼泼洒洒。指尖上，衣袖上，都是露水的清凉。

早晨总是新的。

即使是秋天，晨光晓色也都是新的。你瞧，昨天的草色老绿，今晨的草，已经泛黄。今天的秋草黄了，到明晨，大约已是霜红。

楼下一株紫薇，花期漫长，初夏就开，做喜事一般，灯烛高悬地开到深秋。每天清晨路过，我伸出指尖碰碰，又是一朵朵新花，在露水里端然开放。开旧的那些花儿，什么时候凋谢，我全然不知。我以为这株紫薇，从初夏到深秋，一直都是芳华灼灼，是永远的十八岁。因为一直开放，以至让人忽略了它其实也在凋谢着。

我想，作为一棵花树，能对抗凋谢命运的，就是不断开花吧。

回头看自己，写着写着，一路悠悠荡荡，竟然也写了有十年之多。

漫长吗？

十年，足以让几杆修竹蔓延成一片葱郁竹林，足以让一段熔岩喷发的爱情冷却成无人问津的月夜山岭。十年，蒲公英的种子在风里，已经传播了十代。十年，江河在大气循环里轮转了无数回，从流水，到云朵，到雪花……又成为江河。

十年，我在街角遇到过多少陌生人？在深夜，将谁忘记了又想起，后来又渐渐忘记？

十年，时间的洪流，要淘尽多少人情物事？

可是，我一直在这里，在书页之间，安营扎寨。最深情，还是在书写里。在书写里，我像一个沐着晨风独行的人。许多话都不说了，一说就俗，唯愿这样一直地在文字里独行下去。

这样的独行，似乎也是一种对抗。对抗时间，对抗庸常。

就像楼下的那株紫薇对抗凋零一样，在晓色里。文字，也予我一片晓色天地，宁静，空阔，我可以浮想千万。

我不要做日暮灯火，即使璀璨，即使奢华。

我要做晓色里远行的人，路漫漫最好，我可以不断地出发。

许冬林

于长江边



第一辑



做一朵旧年的杏花， 慵懒地开

我多想在一个露水微凉的晨晓，在一个古意尚存的村子，做一朵旧年的杏花。多年之后的你呀，看没看见，我都盛开。风来不来，芬芳和清凉都在。

春六帖	/002
桃花不静	/007
村有杏花	/010
人间月，西塘桥	/012
春风里一直走	/014
清 贵	/018
花开如笑	/020
惊蛰雷	/023
花开得意	/026
桐花如常	/028
美 人	/031
墙外的春天	/033
舍南舍北皆春水	/037
相遇少年时	/039
绣	/042
充满温情的事	/044
远行宜春	/047
海棠好媚	/049
旧 情	/052

第二辑



伴一丛芭蕉，
听风听雨到天明

深秋的凉夜里，在枕畔，听窗外风雨萧然，听雨打芭蕉点点滴滴。

伴一丛芭蕉度流年，也横阔也细腻地度过。人生就这样清凉寂静，不悲戚，也不念念。

芭蕉过雨绿生凉	/056
染	/059
孤而美	/061
赴约宜夏	/064
十指，若离若扣	/066
哪一段青春不荒唐	/069
夏 晚	/071
青	/074
人在黄梅天	/076
日夕凉风至	/079
素色夜来香	/081
素手把芙蓉	/084
养一缸荷，养一缸菱	/086
吾来看汝，汝自开落	/088
茂 密	/091
优雅的女子	/094
水墨清凉	/096
择一座小镇慢慢地老	/099

第三辑



只有情怀，
不似旧家时

能坐下来，一个人看阳台外的树与日影子，一看一个时辰过去。旧时天气旧时衣，只有情怀，不似旧家时。这情怀，是中年情怀，无限情意拣拣叠叠缝缝起，旧上做文章。

山有桂子	/102
剩下的时光是自己的	/104
月 白	/107
月亮堂堂	/109
浮云游子意	/111
黄昏像个博物馆	/113
火车远去	/115
旧时菖蒲	/118
或恐是同乡	/121
旧时天气	/124
彼 岸	/126
秋 事	/129
秋将尽	/131
他不知	/134
我心素已闲	/136
无用之美	/139
相思宜秋	/142
新 凉	/144
永远的寂寞	/147
只是忧伤，无他	/149
半 旧	/152
不谈情事已多年	/154
令人心疼的事	/156

第四辑



我
与
自
己
，
孤
独
成
双

人只能各自孤独面对，素颜修行。这是命运。无法更改。无从缓和。所以，我有蛮荒，却从不奢望，与你接壤。

在冰雪天地里，一只黑色的沙鸥，与自己，孤独成双。

- 理性的虫子 /160
日暮苍山远 /163
书法之冬 /166
天地一沙鸥 /168
我在千峰之后 /171
我这江北的雪 /173
小 砚 /176
一只绒线团的后来 /178
一年又一年 /181
寻你，然后不见 /184
观 音 /186
大 雪 /189
杜仲那么疼 /191
忽有斯人可想 /193
织 /196
月明之夜 /198
孤军深入 /201
共枕宜冬 /204
黑 /206
微 淡 /209

第五辑



阅读是种深不可测的深情

仿佛一曲琵琶终了时，四弦裂帛，之后是唯见江心秋月白。人世间至浓至真的情意，到最后都是无以言表，只好用上省略号。

- 感叹号太煽情 /212
- 深情无以言表，只好用上省略号 /214
- 逗号，说的是庸常 /216
- 书名号 /218
- 我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句号 /221
- 她是孤鸿，自舞自沉醉 /224
- 中年的宏大叙事 /226
- 勤杂工们的小生活 /228
- 名词，动词，形容词 /230
- 思念成就永恒的爱情 /233
- 一片深情付东流 /236
- 昆山之美 /239
- 洋 红 /241

第一辑

做一朵旧年的杏花，慵懒地开

我多想在一个露水微凉的晨晓，在一个古意尚存的村子，做一朵旧年的杏花。多年之后的你呀，看没看见，我都盛开。风来不来，芬芳和清凉都在。



春六帖



(一) 立春

“春打六九头”，寒气渐收，是有春始的意思了。

记忆中，有许多个立春立在腊月里。母亲蹲在门后的长宁河边洗被子，洗的是过年被子，洗过，年就要盛装而来，我们小孩子无日不激动。母亲起身将凤凰牡丹的被面撒网一般铺开，铺在河面上漂洗，顺便问大妈：大姐，打春了吧？

牡丹凤凰的红被面浸了水，颜色越发灼灼鲜艳，让人看见方方的一片喜气，载浮载沉地在水上荡漾。

其实，母亲猜到已经打春了。我想，她一定从河水的软和温里，从拂面的河风里，意会到了春气。

但到底还是立春，还只是一个开始，春色还在孕育中。长宁河边的榆树林依旧疏影横斜，一片墨色，在向晚的日光里摇曳，一副闺中人倚楼思远的寂然模样。

热闹的是村落间，杀过年猪，起鱼塘，蒸年糕……丰衣足食地来迎接农历年。

（二）雨水

南门的护城河边，邂逅一树盛开的白玉兰。

没有叶子，只一树的花寂静又辉煌地开，路过时劈面一惊。白玉兰开在早春的风日里，很像欧洲教堂里的烛光点燃，里面举行婚礼，有一种静穆的华丽。

城里不知季节变换，但花知。

中午陪老父亲闲聊，忽然，他说，昨天是雨水。说过他一笑，我也一笑。说的时候，天正下着雨。

老父亲已经多年不事农桑，可是依然时时记得与农事贴近的节气。这是中国老式农民，他们曾经像脚踩田埂一样稳稳地踩着节气，育种，插栽，耕耘，收获。慢慢，节气成了他们一辈子行走的坐标。

我是父亲的庄稼里一颗发生了点变异的种子，正努力回归。我的雨水不是坐标，而是一间静静的书房。

那些从前的早春，下雨的天气总像是翻了又翻的不变的画面：母亲和伯母，还有婶婶，坐在堂屋里抹骨牌。天光阴暗，桌子被端到大门口，斜着放，桌角正对着大门，借着天光抹骨牌。一牌又一牌，有人和了，有人唏嘘，然后洗牌又抹牌打牌，又和了，又唏嘘。雨在门外绵绵渺渺地下，囚得人哪也不去，只待在屋子里。世界这么小，只有我和这一桌抹骨牌的中年女人们。我躺在床上看书，透过半开的房门门缝，看着她们打牌，听着她们窃笑和叹气，好像那是我读的另一本书。于是觉得，雨水罩下的这个小世界，也不过是一个书房而已。人物从书里侧身而出，撑伞一般撑开血肉的身体，在潮湿的空气里，在暗淡的天光下，悄悄地活动。天一晴，全都消隐，变成妈妈，变成村妇，变成农民，变成很忙的人。

雨还在下，我和父亲都默然在看路上匆忙的行人，他们在招手拦

车，赶着去拜年。我们像两只牛，在记忆里反刍各自的雨水，眼前的雨水似乎是别人的。

我眷念雨水之下的旧时风物，那种温润的旧意，让人觉得妥帖。

（三）惊蛰

惊蛰总要打点雷才成气候。但是，这里是长江中下游地区，春天是习惯性早产，健康早产。

惊蛰前一周，雷声就在墨黑的苍穹里轰轰响起来，很有些高亢雄浑的意味。我靠在床边，睡思昏沉中，凛然一惊，想来那些懒睡在地下的昆虫们一定惊慌得不像样。

想象一下，蚂蚁，甲壳虫，野蜜蜂，蝴蝶……它们一定大呼小叫着，有的抓壳，有的抓翅膀，有的抓触角，有的抓腿脚，穿啊套啊，起床出土。一路上心里还砰砰：要迟了！要迟了！“轰——”又一阵雷声从天空滚到地底。就像我当年上学迟到，远远听到学校的上课铃声惊悚响起，眼前浮现一万张语文老师板结冰冷的面孔，“站黑板！”“轰——”心底一阵雷。

终于出土长大了，再也不用上学了，再也不用担心睡觉睡过头站黑板了。

现在，我常常充当春雷阵阵，每天清晨去轰醒我那蛰伏在被窝里的儿子。

有一天，儿子嬉笑着说：妈妈，读书太累了，做人太累了，我不如出家做和尚吧？

我说：好啊，从明天起，你是小和尚，我是师太，咱们都出家，庙就是咱家。

第二天早晨，天色微明，师太起床弄好无荤的早餐，然后锅铲敲门：小和尚，小和尚，快起来用斋，然后去念经！

（四）春分

到了春分时节，面对春光就生了忧患。好像养了女儿的人家，眼看她快到了十七八，心里千万遍默念：慢些啊，慢些啊，一快，女儿就是人家的人了呀！

是啊，慢些啊！慢些啊！

风你慢慢地吹，花你慢慢地开，叶子你慢慢地长，小蜜蜂你慢慢地飞来……一快，春天就没了。春色三分，二分尘土，一分流水了呀。

晚上散步去植物园，一路春风，柔情蜜意。植物园多的是柳，朦胧的路灯光里，看见柳线垂垂，摇曳在水边。细看去，那柳早不是我雨水之后所见的窈窕的柳了，而是已经出嫁的柳，儿女缤纷绕膝。

还记得当年村子里有一人善制柳叶茶。春天，柳树爆芽，他挎了篮子去河边田头捋柳芽，回去焙茶。用稻草烧火，在铁锅里焙。后来，村子里有许多女人也跟着他捋柳芽，还请他做师傅来家里焙茶，于是一个春天，家家都有了一铁筒的柳叶茶。闻起来清香缭绕，泡在杯子里好像热带雨林，只是吃起来清苦。

柳到了春分时节，已经做不了茶了。叶子繁茂，它有了母性。

（五）清明

桃花开到垂死挣扎一般艳烈。

在无为，在春天，必要到太平去看趟桃花，才算得是完整地度过一个春天。

桃花林的对面是一片公墓，于是许多人在清明前后就同时做了两件事：扫墓，踏青赏花。

墓地和花林，像是生命的两极。

扫墓的时候，想念先人，哀感生命须臾，可是忽然一转身：瞧，桃花

正开着呢！

人在桃花丛中走，浮花浪蕊落满头，痴痴以为好景天长地久，一转身，看到了墓地，才知道长久的是寂静。花开应如梦。

我是午后去看桃花，单是为了花。一路上只想着花，便觉得自己痴情。

桃花开在山坡上，一片一片，一坡一坡，比水墨画里的桃花要务实得多。

我站在盛大的花海对面，无端忧戚。这样盛大的春色，这样浓烈的开放，捧给谁，谁能端得住端得稳？

没有谁。

当一种生命足够粗壮、一种心灵足够壮阔的时候，也许它同时也就失去了能接应它的另一方。所以，它的命运就是自己盛开，自己凋落，雌雄同体，独自芬芳。

雌雄同体的生命，一定丰盈又孤独。

桃花好像是雌雄同株的吧。

（六）谷雨

谷雨前后看牡丹。牡丹是银屏的千年牡丹，长在悬崖绝壁上，白色。银屏周边的老百姓，像我父亲那样的老农民，习惯数牡丹的朵数来预测一年的雨水多寡。悬崖绝壁上的这丛千年白牡丹，每年花开数目不一样，据说花多那年就发水，花少那年就干旱。

我站在悬崖下，举着望远镜看那丛白花，忽然想起武侠小说里的李莫愁。那么美，那么处境孤绝，拒人千里，真是高冷的传奇。

悬崖之下的江北大地，丘陵和平原，雨水下过，土膏松软，种子窝睡在泥土里一日日发胖，生出胚芽。萌生，长叶，开花，结实，演绎热热闹闹的一生。

我在谷雨前就下了种，种了一畦毛豆，只等豆苗出土。

红尘之洼，种的是生死荣枯、烟火庸常。无传奇。

桃花不静



桃花难画，因要画得它静。《今生今世》里，胡兰成这样说。

桃花其实不静。

春天开的花里，玉兰有些静气，一瓣瓣端然的，在风里不招摇。

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，虽是“闹”了，但相比桃花，杏花还是未出阁的妹妹，多了那么几层含羞贞静的意思。

真正“闹”的是桃花。一开就收不住，性子烈，又艳，艳得赤裸裸。

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。”苏轼的这两句诗里，是桃花和江水先得春讯。晨晓还是三两枝，到午后想必已经是一树又一树，桃花性子急，春风春日里，哪里坐得住！

从前，少年时，我还是有村庄的人。春日里，儿童放学归来早，行走在田野之上，遥看家的方向，村落，农舍，疏林，还有隐约如雾的一树树红花。那时的乡村，真是村前村后有桃花，舍南舍北皆春色。

我家的桃花开在庭前，傍水而开。大妈家的桃花开在菜园的篱笆边，花后人影走动。姑妈家的桃花正对着窗子，人站在屋里，眼前是一窗满满当当的红花。我们那个村子的人家，都依水而居。长长的河堤像一根柔软的绳子，串起了一户户农家，还有一树树桃花。

我们村子的桃花，不是苏轼笔下野逸的“三两枝”。桃花一开，家家像有喜事，让人心里莫名激荡。那些桃花，张家的，李家的，刘家的，王家的，连一连，绕一绕，都是亲戚，所以我们村子的桃花都是结伴开，开得热闹，开得似乎整日都在笑。桃花那里，只有民间的闹哄哄的喜气，它